

釋迦佛陀畫傳

宗善文
釋玲畫

(二一七)

佛陀的堂弟提婆達多，雖然也跟佛陀出了家，但他難改的本性，依然不肯安份守己；他學道修行的目的，只是沽名釣譽，老想顯異惑眾，因此，他始終不能得到佛陀的信任。

有一天，提婆達多忽來要求佛陀。

「世尊！我自修行以來，沒有一點成績，我想先學神通，請您老慈悲教我速成神通的方法吧！」

佛陀聽了提婆達多的話，立刻呵斥他道：

「修學佛法以戒為先！以定為次，具足了戒和定，自然發生一切智慧，神通便不求自得；那裏可以先學神通的呢！同時，得了神通，也不是拿來眩耀自己的能力，神通是要用在方便度脫一切眾生上的……」

(二一八)

後來，提婆達多便時常逼着阿難，居然也學會了一些神通。潛在的惡念，逐漸萌芽發作起來了；他懷恨佛陀，常想另外造成一股勢力。便不時利用神通，去勾結惡人。他想：「若要廣收門徒，擴展自己的勢力，必須先除障礙，什麼是他的障礙呢？佛陀便是最大的障礙！」因此，他就用錢收服八個惡漢，計謀要刺殺佛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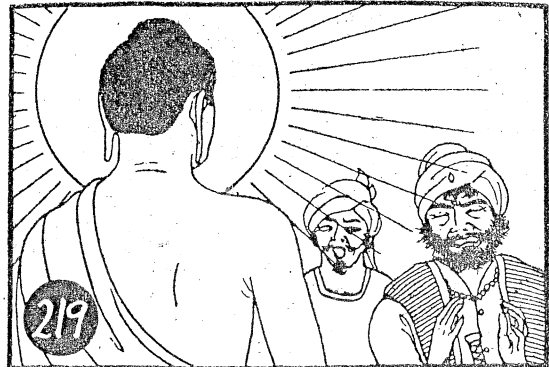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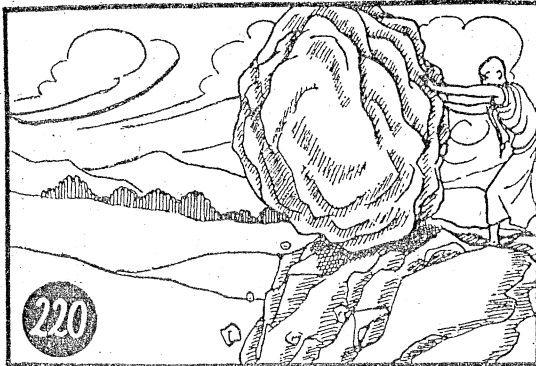
(二一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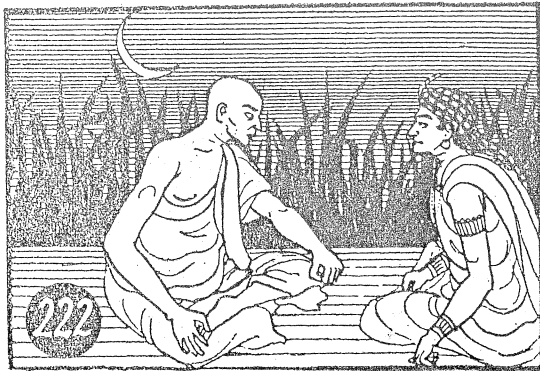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萬惡的提婆達多，知道佛陀在耆闍窟山石窟中坐禪入定，他就派了收買的八個惡漢，前往行刺。

他們八個惡漢，滿懷着殺心而來，但是一見比日月還要光明的佛陀，連眼也睜不開，驚懼的心理，早已失去了殺意，都不約而同地擲去了刺刀，一一跪倒在佛陀座下，連頭也不敢抬一抬。他們都被佛陀的威德感伏，一個個都痛哭懺悔，皈依作了佛陀的弟子。

(二二〇)

提婆達多一不做二不休，一次害不到佛陀，便計謀二次，二次失敗，更計策三次。





佛陀和阿難有一次經過普闍窟山的山下，恰巧給提婆達多看到了，他就立刻飛奔至必經的要口，用神通力，在山上推下一塊巨石，要想傷害佛陀。當巨石從山上滾下來的時候，阿難急奔逃開了，但是佛陀卻沒有躲讓，大石和散塊紛紛滾到佛陀的身旁停住，並沒有傷害着佛陀。

(一一一)

提婆達多後來知道沒有傷害佛陀，心裏更是懊惱不安。

提婆達多便不斷利用這一點神通，逐漸擴展他的勢力範圍；他知道頻婆娑羅王很信仰佛陀，沒有辦法改變他的信仰。但是王子阿闍世年幼無知，很可以利用一下。

於是，不久阿闍世太子被誘來皈依了提婆達多。

(一一二)

阿闍世太子自從皈依了提婆達多後，便天天跟他在一起；提婆達多時常獻一些小神通，把個頭腦幼稚的太子，騙的伏伏貼貼，在阿闍世的眼光中，簡直提婆達多比佛陀還要來得更偉大些。

他倆開始陰謀開創新天地，一個要做新王，一個想做新佛，於是勾結起來，發生了一次大逆不赦罪惡的動亂。

(一一三)

阿闍世太子突然奪了兵權，把父王頻婆娑羅拘囚在獄中，並且禁止一切人去探望。

頻婆娑羅王想不到自己的太子，會這樣對待自己。幸虧他深明佛理，很能看破，知道這是過去的因緣，心中只好自己安慰自己。

他想到佛陀的說法：

「天地、日月，連須彌、大海，沒有一樣不變的；有成必有壞，有盛也必有衰；有生必有死……世間上沒有永久不變的快樂！唯有苦才是永無盡期……」這些話，一一浮現在頻婆娑羅王的腦際，這些都是世間的寫照，好像一面明鏡，無一不是事實。

(一一四)

阿闍世太子受了提婆達多的慫恿，不顧人民的怨言和不满，大逆不道地囚下了父王，便正式登上了王座，宣布為王。

同時，新王又宣佈了提婆達多，被封為摩揭陀國的大國師，提婆達多儼然以新佛的姿態自居，傲然登上了國師的寶座。這一對活寶貝，串演着一幕醜劇。愚痴的人們，自己永遠不知道自己所作的，是最不智的行爲。

